



世界经典名著

欧洲国家短篇小说选

(二十三)

张大明 译

李光明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波〕普鲁斯

改邪归正的人 员

在月亮旁 獾

〔前南〕乔皮奇

体育教师 獭

〔前南〕努希奇

狂犬病患者捷奥菲洛 远

〔前南〕多曼诺维奇

错过了幸福 愿

〔前南〕纳佐尔

丢失钮扣的人 愿

〔前南〕参卡尔

一个丢掉信仰的人 员獾

〔前南〕安德里奇

邻居 愿

〔前南〕科什

明哲保身 员獾

改邪归正的人

〔波〕普鲁斯

乌卡什先生沉默地坐着。

他是个瘦高个子、驼着背的老人，约摸七十的样子，颇为稠密的黑发中掺杂着几缕苍丝。他没有一颗牙齿，尖突突的一把胡子跟那管鹰钩鼻子连在一起，往下垂着，给人一种不快的感觉。他的两只圆圆的眼睛陷了下去，眼上的眉毛生得很密，蜡黄的脸皮上已经有了皱纹，他的头老是微微地颤抖着，看起来很不雅观。

他坐在一间很大的屋子里，这里已有十多年来没清扫过了，里面摆满了家俱：有旧式的立柜，用铜雕花装饰的五屉柜，有大沙发，它们的皮罩面已经被虫蛀坏，有摆放得很整齐的椅子，它们的样式古老得让人都想不起来了，有宽阔的长沙发床，床的扶手也已被折损了。在布满了蜘蛛网的墙壁上，挂着霉黑的图片；在五屉柜和写字台上，摆着许多雕像与钟表，由于覆满了尘土，上面细致的纹路与光滑的表面都看不见了。

除了这间最大的屋子外，另外还有两间小一点的，里面也都是旧物，要从这中间走过去，是有一定困难的。这些旧物形形色色，摆放得也很不整齐，有些挤在一堆，有些则七零八落，看上去仿佛是被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了这座共同的坟墓里。

这些古董有的有很大的考古研究价值，有的则非常美

— 员 —



观，有的则因其样式新颖与制作精巧而引人注目；还有一些则没有什么价值，正如人所说，一文不值。这些东西的来历也各不相同，有些是乌卡什先生祖传的；有些是他从旧货商或是拍卖行里廉价买来的；有些是别人见他有收藏旧玩的癖好，送给他的；还有一些是他从他的债户同付不起房租的佃户那里拿来的。他把这些东西都放在屋子里，让它们将每个角落都堆得满满的。他把细小的什物悬挂或是搁置在立柜与五屉柜中，不值钱的东西都放在阁楼上，一句话，他积攒东西零零落落，从来不加选择，并且无止无休。虽然他一生中已度过了七十年，但他并未问过自己，这样做的目的何在？有什么好处？

有人说，有一种生长在美洲的水草，它的特性是贪食与繁衍迅速，假如不把它除掉，它能充塞大地上所有的河流、池沼与湖泊，漫布在每一块潮湿的土地上，吸尽空气中的所有二氧化碳，最后使所有别的水草都窒息而死。这并非出于它妒忌，它的作恶或它对别的生物生存权利的不尊重，而是因为它自己、因为它生来就有这种癖好。

乌卡什就是这么一种生灵。自他出生，就带来了占有一切的本能，只要可能，他就占有，从不想他这么做有什么目的，也不管它会造成什么后果……他听不到人们的诅咒与痛苦的叫喊，他即使给他人造成了不幸也满不在乎；他花费极少，从来也不承认他损害过别人，他只知道拿来，收藏。他这么做并未给他带来什么特别的乐趣，仅只满足了他出于本能的盲目的追求。

乌卡什还在孩提时代，他就骗走了与他同龄的孩子的玩具，他们将他们从暖和的地方赶到了沙滩上。在家里，他吃东



西要吃个尽饱，以至于消化不良，还要把剩下的塞满口袋，生怕他的份额落到了兄弟姊妹的手里。他上学时，不分昼夜地苦读，为的是获得最高额的奖学金，然而他还是感到苦恼，因为他认为，尽管自己这么做，别人还是会拿到奖学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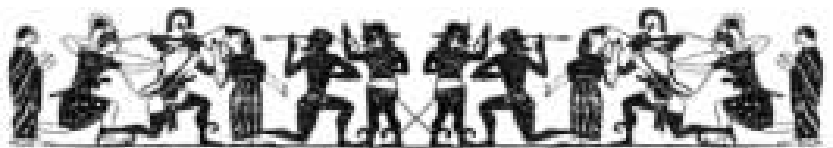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他年轻时在机关里工作，他想干一切行当，做所有的工作，得到所有的酬金与长官们的恩赐。最后他与一个最漂亮、最富有的小姐结了婚，这并非出于爱情，而是不愿让别人占有她。然而他对自己的命运依然不满足，他还要勾引自己同事与熟人的妻子。

在他生活的这些年里，他遇到过许多麻烦，机关里的同事表示愿意把文书工作让给他做，可他们又不放弃自己的官职与待遇，长官们乐意用他，但又不给他好处；还有那些卖弄风骚的太太们也嘲笑他，说他长相难看；她们的丈夫因为他勾引女人，经常对他提出抗议，使得他感到十分苦恼。

由于这些痛苦的教训，乌卡什先生不再想要攫取世上的一切了，可他还是希望得到一切能够得到或是唾手可得的東西，因此他开始收藏用具、书籍、衣服以及各式各样的宝物，首先便是攒钱。

乌卡什虽然得到了许多钱财，可他并不考虑如何去使用。他的住宅从不刷新，他的家里从不雇佣仆人，他吃饭只到最低级的饭馆里用餐，他出门极少乘车，多年来才上一次戏院。因为讨厌给大夫付酬金，他从不去看病。

乌卡什先生的妻子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了一栋房子与一个女儿。他对女儿的教育草率了事，很早就把她嫁了；女儿出嫁时，既未举行婚礼，原先约许的嫁妆也未给她，甚至连



亡妻给女儿留下的住房他也不肯给她，最后，由于闹起了矛盾，致使女婿为了房子同他打起官司来。事情很清楚，这场官司他是打不赢的，可他也不肯退让。一个在官场事务中滚瓜烂熟并且应付裕如的人总能绕上几个弯子，使官司拖延下去。在这里，他得到了一个老律师克雷斯平先生的帮助。克雷斯平早已失业，可是出于习惯，他总要去找一些当事人，替他们办一些最肮脏的事情。他替他们打官司，能够得到一点酬劳，或者他就根本不要报酬，只要自己不是闲着就行。

乌卡什先生也娱乐过，那是在很久以前，他同几个上了年纪的法官、一个检察长还有克雷斯平律师曾整天围在两张桌子边远扑烈费兰斯纸牌，这样一直玩了二十多年，但最后还是停住了。法官与检察长都去世了，只剩下他跟克雷斯平律师，两个人因为连一场体面的赌博也进行不下去，而过去那些称心的牌友也很不容易找到，他们便索性把纸牌扔掉了，于是寄希望于或早或迟在天国里和死去的牌友再行交结，到那时便可以坐在一起，永无休止地玩纸牌。

乌卡什先生坐在沙发床上，这张床的一角已经露出了草屑。他将他的两个瘦骨嶙峋的手掌交叉在一起，放在那盖在棉大衣下面而形体却十分清楚显露出来的膝盖上，他的已陷下去的嘴唇在不由自主地抖动着，他的头一面摇晃，一面不停地沉思着。

乌卡什先生遇到了许多麻烦事。

明天就要开庭审理他同女儿有关房产的事宜，对于他来说，这不啻是一场灾难，因为克雷斯平律师已经离开华沙，他可能不能及时赶回来，那自己的官司不就会打输吗？

若是这样，那就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对乌卡什先生都

— 源 —



是一个深重的打击，首先，他必须把他霸占的房子还给女儿，其次，一个父亲既然将女儿扔下，让她啼饥号寒也不加理会，女儿难道不会报复，不会要他交房钱？

“哎！她也许不会这样做吧！”乌卡什咕哝着，“她向来就是个很好的孩子嘛！不过……”然而他叹了一口气，又说，“也不是没有可能，如今的世界就是这么贪得无厌！”

乌卡什先生一大早就给克雷斯平的办事处送去了一封信，他问律师什么时候会回来。然而已经到了下午两点钟，他仍未得到答复，而克雷斯平的老公证人素来是守时的。

“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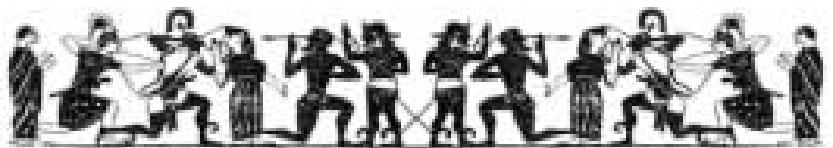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这就是麻烦，不过还不是最大的麻烦，因为有个木匠住在乌卡什家里已经有三个月没有交房钱了，明天他就要当众拍卖他的家什。乌卡什先生担心这个没良心的木匠会不会藏起来一部分，他的东西能不能够卖得出去。这样的话他从木匠那里不仅可以拿到应付的房钱，而且他在打官司中花掉的钱也能够得到补偿。

但这却是一桩倒霉的事。

木匠家里每天都有人来找乌卡什先生，总是跪在他面前，求他豁免债务，或者至少延期。他们哭哭啼啼地说，木匠生病病得很厉害，拍卖他家的东西就等于要他的命。

乌卡什先生对这些事并不关心。他想的是，有几个不年老的房客打算从他家里搬走，有个房间两个礼拜前就空了下来。一些不正当的人诬蔑乌卡什先生，说他贪得无厌，是个坏父亲，坏房东，说他虽然胸口上挂着三万卢布的抵押字据单，却不肯掏钱修缮房屋，而且一有借口，就会挑剔房客，因此，人们只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租用他的房子。

— 缘 —



“坏房东！”乌卡什嘀咕着，“为什么这么说，难道我没雇看门的人？难道每个月月初我没亲自登门收房钱？难道市政局没逼着我在房子旁边修一条沥青人行道？……哎呀！到今天还有人在窗下熬煮这讨厌的臭油，人都快要给熏死了……妈的，非得把这帮沥青工人，首先就是那个包工头全都关到地狱里去，永世不让他们出来……”

乌卡什仍在嘀咕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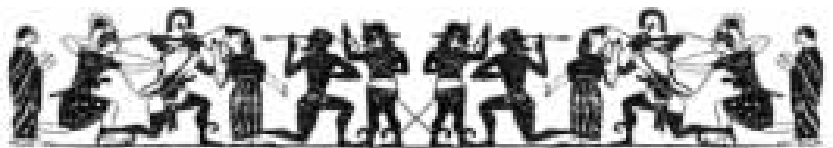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还说我没有修缮他们的住房，我不是早就叫人来砌这间公共厕所了吗？我为此操的心还少吗？泥水匠，这个懒家伙，把活干坏了，我不得不扣他的工钱，扣下他的工具……”

这时乌卡什先生往屋角望了一眼，他要证实一下那些扣下来的东西是不是已经放到了妥当的地方。不错，沾满石灰的灰桶、铁锤和瓦刀他都看到了，有刷子、线垂和线绳不在，不过这不是乌卡什先生的过错，而是因为泥水匠捣鬼，把它们藏起来了。

“这个坏蛋！”乌卡什先生过了一会儿，又道，“他竟然敢威胁我，要跟我打官司，还闯到我家里来要工具，要钱！真是强盗！想不到，如今的人这么没良心，这么贪得无厌。”

乌卡什先生吃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双脚，透过窗子向被泥水匠弄坏了的厕所望去。然而他就算是昧着良心，也说不出这栋修好的房子坏在哪里……

窗子附近有个大垃圾箱，箱子里老是装得满满的，臭气熏天，有稻草、纸屑、果皮之类的垃圾。乌卡什先生看到在垃圾堆上有一只破旧不堪的便鞋，这是他经过长时间的思想



斗争后，昨天才把它扔掉的。

“啊！我是不是扔得太急了点？”老人想道，“这只鞋远看还挺好的嘛……虽说……唉，算了吧！不然的话我就得天天给它打补枯，何苦呢？倘若我没算错的话，每年光买零布头就得花好几个卢布……”

突然有人在敲门。乌卡什先生转过身来，费了很大的劲，才迈动脚步，走到了门前。他打开门上的小木窗，冲着窗外问道：

“是谁这么敲门呀！你不知道这样会把门给敲坏吗？”

“律师先生办事处的信。”窗外的声音回答说。

乌卡什先生立刻将信抢了过来。

“赏点酒钱吧！”送信人道。

“没有零钱。”乌卡什先生回答道，“你想要钱喝酒，就不该这么着使劲地敲门。”

老人关上了门上的小窗，蹒跚地朝窗户走过去，送信的人便在门外骂了起来。

“老小气鬼！你那腔骨上揣着三万卢布，你抢了每个人的钱，可你连这点酒钱也不给。他妈的！你就算下了地狱也会给赶出来的！”

“闭嘴！你，不要脸！”乌卡什一边回答，一边拆开了信封。

里面的消息真是可怕。

公证人写道，克雷斯平律师搭乘的火车出了车祸。因为他舍不得花钱拍电报，因此公证人至今不能确定克雷斯平先生是否还活着……总而言之，信中继续说，乌卡什先生反对女婿索要房子的事，明天会有人出庭为他辩护，因为克雷斯



平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他在走之前已经为他指定了代理人。

“啊，见鬼。”乌卡什低声说，“克雷斯平为人诚实，从不收费，用这个代理人就得花钱啦！我的官司会打得赢吗？他们还能把我赶出去吗？……”

他把信折了起来，塞回信封，放到书桌抽屉里，依旧自言自语地说：

“克雷斯平肯定像往常一样，把所有的钱都带在身上。假使他死在车上，肯定会有人偷他的钱。他没有家……一个老单身……会不会把这些钱遗赠给我呢？怕是有两万多卢布……”

说到这里，乌卡什先生仔细摸了摸他的胸脯，在他的睡衣、衬衫和大衣里面，放着一大叠价值数万卢布的抵押字据。这是他日夜都带在身边的。

律师可能死亡的消息，还有他正在打着的官司与要进行的拍卖，都令他的心情难以平静。他感到不安，他的头同脚因为风湿病发作愈来愈疼痛。他想走也走不动，于是用一条脏兮兮的围巾裹着头，躺倒在床上。

街上飘来了沥青的气味，这沥青是乌卡什先生同别的房主一起买的，已经铺在了人行道上，刺鼻的沥青味也给老人带来了烦恼。

“这就是如今的城市建设。”年老的孤独者哀叹着，“他们用这些臭气冲天的东西铺路，叫人脑袋都快要爆炸了，你们大概是呆在地狱里看不见吧！那个见了鬼的工程师还不停地写那些关于沥青的文章，一直写到取得了承包这项工程的权利，真是个无赖！”

老人想到这里，似乎心满意足，以为工程师当真是在地

— 愿 —



狱里看不见，可他这时又想起了刚才送信人对他说过的话：

“你就算下地狱也会给赶出来的！……”

“白痴！”乌卡什先生低声说，“怎么会把我赶出来呢！……”

不过他很快就明白了自己是在胡说，给自己作出了这么个最坏的宣判。倘使不将他从地狱里赶出来的话，他就得呆在地狱里，在那里熬臭油。

“我怎么会落得这个田地？”老人喃喃低语道，“难道我有罪？”

乌卡什定是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因为他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当然，我没有犯罪。我这辈子没跟人借过钱。”

可是这一改变并未让他平静下来。

他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烦恼。沥青味越来越重，他的头也痛得越发厉害了。他不能不考虑克雷斯平会怎么样。克雷斯平只活了六十岁就死了，死得太突然……

这帮亲密的牌友走得太快了！第一个是法官，中风死的，只活了五十八岁；第二个死于肺结核，才活了五十岁；第三个是从楼梯上摔下来摔死的，检察长可能是服毒自杀的，现在轮到律师啦……

在七十岁的乌卡什先生面前，他们都很年轻，然而虽然如此，他们都已离开了人世。他们在阴间又坐在一起成了扑烈费兰斯牌友，假使他们现在没有在玩牌，那只是因为乌卡什先生还没有来。

“唔！好冷呀！”乌卡什低声说，“沥青味又来了。要是现在给沥青烟把我闷死了，那就太糟糕了。官司还没打完，

— 怨 —



木匠的东西还没给拍卖，房子还没有租出去，而泥水匠又会把工具偷走。要是我起不来，看门人还会搜我的身，把我大衣里的三万卢布拿走，到那个时候，我就算要控告他也没有办法了。难道我活了七十岁，就这么了结掉？我觉得，我的童年、学校、机关、玩牌都还是昨天的事情，而麻烦、官司、孤独却总是没完没了！”

乌卡什先生感到害怕了，他从未曾这么认真地想过。他只知道收藏，东西到手就把它收藏起来。

“唉！这些以前从未有过的想法是不是意味着我没多久就得寿终正寝了呢？”

乌卡什先生想站起来，然而他的腿不听使唤；他想摘下头上的围巾，可双手也动不了了，眼睛也睁不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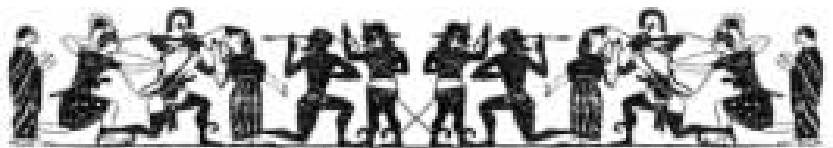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我完啦！”他噓叹了一声，觉得自己的嘴唇也麻木了。

乌卡什先生清醒过来时，他不是睡在床上，而是站在一座大过道里的铁门前。门道的顶部呈拱形，下面是砖地，门上是一把大锁，通过锁眼，可以看清楚那边的房子。

乌卡什先生看了一下。

他看见那边有两个连在一起的大厅。在第一个大厅里，有个很像克雷斯平律师的人，正在阅读一大本记事材料。在第二个大厅里，有一张铺着绿台布的桌子同几张钉上了黑皮子的普通沙发椅。再往里，在一些塞满文件的柜子旁，有四个男人，他们脱掉了便服，穿着制服，这些制服不是太肥，就是太瘦，并且每一件都破烂不堪，上面缝着镀金纽扣，领子上还有刺绣花纹。

乌卡什感到惶恐不安了。这四个人他很面熟。其中有一个跛脚，脸上有疤痕，很容易让人想起那个从楼梯上摔死的



法官。第二个很胖，脖子很短，脸庞发青，很像那个中风死掉的法官。第三个瘦骨磷峋，如一具骷髅，他在不停地咳嗽，就是那个死于肺结核的法官。第四个是检察长，地地道道的检查长，他在打牌时同所有的人都扯过皮，他患了很长时间的肝病，因神经失常，误食马钱子草，中毒死了！

这是什么意思！莫非乌卡什先生在睡觉，在做梦吗？

老人往自己身上摸了一下，这才发现他穿的并非睡衣，而是一件长长的黑棉礼服。他觉得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扎他的下巴，原来是那个浆得很硬的领子，像这样的领子他一辈子也未穿过。最后他觉得脚有点发热，垂头一看，原来他穿了一双新皮鞋！……虽然很新可是很紧身的皮鞋。

乌卡什先生陷入了摆脱不了的困惑中。老人不再想去什么了，他失去了记忆，更糟糕的是，他反倒觉得四个已经死去的牌友在这里出现并不奇怪。

就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中，乌卡什先生拧开了巨大的门把手，打开了沉重的大门。他走进了大厅，大厅和门道一样，顶部也呈拱形，让人觉得它很像一个修道院或者一个当铺。

这时，阅读文件的那位先生从书桌旁转过身来，乌卡什认出他是克雷斯平律师。律师似乎被摔伤了，可是他的脸上却显示出健康与泰然自若的神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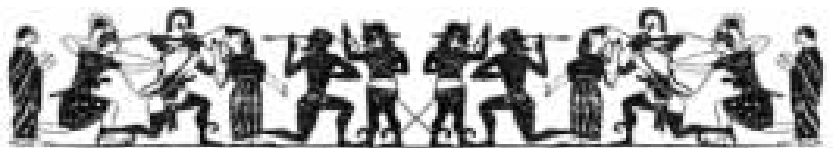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克雷斯平，你还活着吗？”乌卡什先生握着老朋友的手叫道。

律师打量着他。

“你的公证人，”乌卡什先生接着道，“写信给我，说你搭乘的火车出了车祸。”

“是的。”

— 八 —



“他以为你出事了。”

“是的。”律师满不在意地答道。

乌卡什先生迟疑了一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什么？”他问道，“你在这次车祸中死掉了？”

“无需说是这样。”

“你死了？”

“当然。”律师不需烦地回答说，“假使我对你说，我已经死掉了，那肯定没错。”

乌卡什暗自思忖道，按人间间的逻辑，他的朋友说的不是“实话”，而是“谎言”。然而在这个时候，老人的心里又闪出了一个新的念头，即律师说他自己已经死了，在乌卡什看来，虽说不同寻常，可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告诉我，我的克雷斯平！”乌卡什道，“告诉我，是不是有人偷走了你的钱？”

“绝对没有的事，钱就在这个大厅里面。”

律师说完便往一个架子一指，架子上面有一大堆废低，废纸里摞着一堆抵押字据。

乌卡什先生生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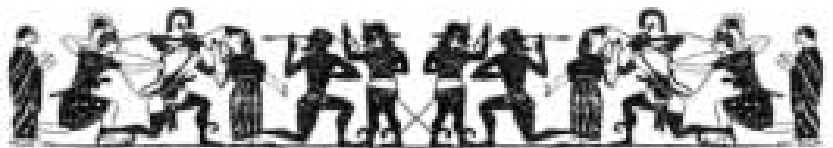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我的克雷斯平，你怎么能这样做呢？你的钱会丢的！”他叫了起来。

“管它做什么吗？抵押单在这里一文不值。”

“只有金子才值钱？”乌卡什立即接上去。

“金子也没用，要它做什么？我们吃饭白吃，住房不用花钱，我们的衣服永远也穿不坏，我们还经常玩扑烈费兰斯牌，赎前世的罪孽。”

乌卡什先生对他所说的虽然不是怎么理解，不过也不再



感到奇怪了。

“虽说如此，在这种情形下，”他对克雷斯平说，“黄金还是为人所喜爱的，它闪闪发亮，叮咚作响……”

律师走到墙边，打开一扇小铁门。这时候，乌卡什蓦地看见了一道非常可怕的亮光，如同是从炼钢炉中照出来的一样，他还听到了成千上万人的可怕的呻吟声与铁锁链的叮当巨响。

乌卡什先生闭上了眼睛，掩住了耳朵。他的神经从未受过这么强烈的刺激。

律师砰的一声将小门关上，说：

“这种声音与亮光比金子好，是吗？”

“是的！”乌卡什情绪平静了下来，“不过金子重，不会变质。”

克雷斯平忧郁地沉默了一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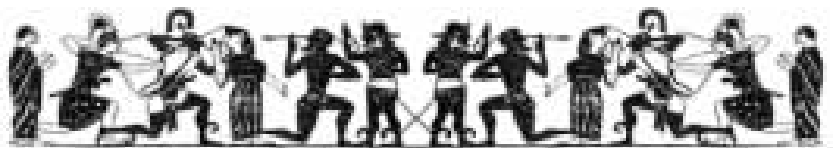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乌卡什！”他忽然说，“请把我放在书桌上的那只手套递给我！”

乌卡什先生当即拿起这只平常大小的黑手套，可是他又马上把它扔在地上。奇怪！这小东西掉到地上，竟发出了如几百磅重的铁块掉下来时的轰隆巨响。

乌卡什惊恐万分地问道：“这是什么东西呀？”

“你看，这是我们用来做衣服的料子。这里的领带同手套各重五百磅，皮鞋重两千磅，礼服大约重十万磅，等等！我们这里有足够让你喜爱的金子的重量。”

我们说过，当乌卡什先生走进这座大厅后，他对什么都未感到奇怪，只是不能理解。现在，他明白一点了，而且明白得越来越多了，而他同时也感到害怕了。刚开始他害怕得



还不很厉害，后来就厉害了，最后他简直恐惧极了。为了解除疑惑与由此而产生的恐惧，他亲热地握着律师的手，悄悄地问道：

“亲爱的克雷斯平！告诉我，我是在……好像是在……我是在什么地方呀？”

律师耸了耸肩。

“你怎么还没想到，你是在阴间呢？人死了之后在这里要变短暂的阳寿为永生。”

乌卡什揩干了额头上的汗水。

“真倒霉！”他叫嚷道，“我留下了家跟房子没有人照看呀。”

隔壁大厅传来了铃声。

“谁在那里？”乌卡什先生突然问道。

“我们的牌友，法官与检察长。”

“那么我们可以玩一局了？”乌卡什高兴了，他道，“我看见那儿还有一张桌子哩。”

然而克雷斯平并不那么开心。

“我们一直在这里玩牌，”他回答道，“但是我们首先得跟你处理一件公事。你知道，那些先生在那边组成了一个特别法庭，要审查你的一生，判决你该下哪一层地狱。我是你的辩护律师，刚才看完了你的材料，我担心的是，你能否同我们坐在一起玩牌！”

乌卡什先生听了律师的话后，立刻变得十分消瘦。倘若现在他的面前有一面镜子，他会相信他简直就是一具骷髅。

“克雷斯平！”这个倒霉的人浑身颤抖了起来，“那么说你们是在地狱里面？”

— 源 —



“可不是吗！”

“我也要下地狱吗？”

“是啊！”律师咕哝着，他对乌卡什的问话仿佛感到奇怪。

“你们凭什么法律审判我？”

“你看，这里的习惯是，游手好闲者可以审判游手好闲的人。”克雷斯平回答道。

“我亲爱的！”乌卡什把将两只手掌合在一起，“倘若是这样，就请你们判我下你们娱乐的那一层地狱吧！”

“希望如此，”律师回答道，“不过……”

“不过什么？不过什么？”

“你必需向法庭证实，你一生中做过大公无私的事情，哪怕一件也行。”

“一件？”乌卡什先生叫了起来，“恐怕成百，上千……我一辈子的行为都是大公无私的。”

克雷斯平表示不相信地摇了摇头。

“我的乌卡什！”他说，“我从你的材料里至少还看不到这点。倘若像你所说的，你一生中的所作所为都是大公无私的，你就不会到我们这伙人中间来了，我们这些人都是在第四层地狱第十部第八组。”

隔壁大厅的铃声又响了。

乌卡什还听到了那个因中风死去的法官的粗声粗气的叫声。

“新来的人准备好了吗？”

“我们走吧！”律师挽起乌卡什的手说。

他们走了进去。法官全都坐在那里，然而谁也未对乌卡

— 缘 —

